



弄潮儿

生活中的好朋友越来越多，
真爱一个也无。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弄潮儿

亦舒作品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ISBN 7-5053-1508-0 本套 ISBN 7-5053-1508-0

定价 25.00元 零售 15.00元 邮费 1.00元

（每册一册）

（每册一册）

（每册一册）

（每册一册）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 加拿大亦舒著· 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1999.11

ISBN 7-104-01155-2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62245 号

图字: 01—1999—2902 号

亦舒作品集 弄潮儿③⑦ 亦舒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广州市番禺区官桥彩色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6000 套

ISBN 7-104-01155-2/I·471 全套 45 册 定价: 438.00 元

本册: 9.00 元

亦舒小传

亦舒，原名倪亦舒，浙江省宁波人，是香港名作家倪匡(卫斯理)之妹，幼时随家人迁居香港。十五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小说，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杂文集一百多部。亦舒自幼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，青年时期又受过欧风美雨的沐浴，其作品一直盛销不衰，造成了近几年香港出现的“亦舒现象”。她的作品自成一个浪漫别致的感情天地，既轻松有趣，又雅俗共赏。亦舒今日所以能创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盛景象，除其禀赋外，还因她有丰富生活底蕴，且视角敏锐，文笔酣畅又具有女人细腻和婉丽的感情，她的小说特点是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此惊世佳绩，诚令人激赏。

通过她的作品，读者将会看到全景式的海外色彩斑斓的世界！使广大读者也不亚于与亦舒一次愉悦的会面！

二〇七四年。

大都会。

石内杰在梦中惊醒。

附在他足踝上的警示器呜呜作响，小小红色灯号一明一灭，表示有人紧急找他。

疲累的他，深夜被骤然吵醒，实在不是滋味，这个时刻，红灯看上去益发似一只小妖的眼睛。

石内杰当然知道什么人找他。

他按下通话器，小小荧幕马上亮起，他看到对方，对方自然也看见了他。

与他对话的是一个俏丽的女子，身穿白色制服，焦急地说：“天，石医生，你还在家里，请迅速赶到急症室，发生严重意外。”

石内杰已习惯这类紧急任务，当下对那位当值看护说：“马上到。”

他在那十分之一秒醒来赶出门去。

街道十分宁静，市立医院急症室完全是另外一件事。

严重意外天天都有，但是，这次显然牵涉到许

· 弄潮儿 ·

多幼童，统统焦头烂额，或坐或站，大声号哭。

石丙杰最看不得孩子吃苦，一见这种惨状，大大恻然，边换制服边问：“发生什么事？”

“一间孤儿院发生火警。”看护帮他戴上橡皮手套。

石丙杰叹息，“我的伤者在哪里？”

“石医生，请跟我来。”

石丙杰走进手术室，看见他的师傅孔教授已比他先到，立刻知道这件事严重。

“丙杰，你到了，请过来。”孔教授指指手术床上的伤者。

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子，全身被手术布覆盖，布上透出斑斑血迹。

她有一张小巧端正的脸庞，此刻一丝血色也无，双目紧闭，整个头顶拢在仪器之下，维生器的各种管子搭往她的头部。

石丙杰看向仪器荧幕，一愕，“她的心跳呢，她已没有心跳脉搏。”

孔教授不悦，“如有心跳与脉搏，找我同你来干什么？”

石丙杰心中暗暗叫声苦，伸手掀开伤者身上那幅布，视线一接触到她的身躯，不禁退后一步。

石丙杰自命见识多广，什么样的场面没有见过，可是这次也大吃一惊，一颗心突突剧跳，连忙把布重新盖上。

在场几名护士全部失色，身不由主，别转面

孔。

石丙杰额角冒出汗来，“她已经没有身体。”

孔教授答：“是。”

“怎么会伤得这样厉害？”

孔教授叹叹气，“石丙杰，我要你救这名女子。”

“教授，她已经死亡。”

“她活着、她的脑部活动正常。”

“那是超卓仪器所制造的幻象。”

“石丙杰，我们必须救这个女子，你且跟我来。”

石丙杰与看护们面面相觑，不知这个疯狂教授又有什么怪主意。

石丙杰脱下橡皮手套，跟老师到他的办公室，两位警员一见到孔教授便站起来。

“请坐，我想石医生看看刚才的新闻片断。”

警员非常合作，取出微型摄录象机，交给石丙杰，并且解说：“这是电视台在孤儿院火警现场拍摄到的情形。”

荧幕十分小，只有十公分乘七公分左右，却非常清晰，片子一开头就已经火光融融，人声嘈杂，消防员正用化学泡沫灌救，这是典型火灾现场。

石丙杰喃喃说：“救人的科技永恒落后。”

消防员这时已自建筑物内救出受惊哭泣尖叫的孩童，石丙杰紧紧皱住眉头。

忽然之间，他看到一个女子的面孔在二楼窗户

出现，他认得这张脸，她便是那个伤者。

大概一个小时之前，她还是活生生的一个人，只见她一手夹着一个才一岁多大的小孩，高声呼叫，消防员架上云梯，把小孩自她手中接过，示意她也一起紧急疏散。

谁知那女子不予理睬，一头钻进火场，再出现的时候，腋下又是两名孩子，这次，她的头发已经焦曲。

消防员大声吆喝，有两个更因穿着防火装备，纵身入屋，协助营救。

在场电视台记者的旁白进入歇斯底里状态：“看！看！这是典型舍身救人的例子，灾难造就英雄，天晓得还有多少孩子困身在灾场，我们向那女子致敬——”

说时迟那时快，那女子又再出现，这次抱出三名孩子，前后一共九名孩童因她得救。

画面上的她已经精疲力尽，刚扶住消防员的手臂想逃出灾场，只见一道闪光，那女子抬起头，凝望天空，像是知道大限已届，嘴角忽然露出一丝微笑。接着爆炸声传来，女子的身躯在该刹那化为软绵绵一团血污，接着她被爆炸气流连带木屑碎玻璃一起推出窗外，让救护人员接住。

记者沙哑的声音惨叫：“完了，完了——”

影片在这时候中断。

石丙杰闭上酸涩的双眼。

过了很久很久，他听得孔教授说：“谢谢两位

警官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石丙杰坐下来。

孔教授问：“我们应不应该救她？”

这次石丙杰答：“应该。”

“让我们动手吧。”

石丙杰抬起头来，“她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姓名身分在这种时候还重要吗？”

孔教授说得对。

“石丙杰，这不是第一次做这种手术，你已是本院享有盛誉的截肢接肢重生专家。”

“可是教授，没有一次会像这次这么彻底。”

“这是你大显身手的好机会。”

“但这也许不是伤者的意愿。”

“像她那样勇敢的人，当知道生命比外形重要。”

“我们在说的并非一截肢体。”

“石丙杰，我孔令杰怎么会收了一个像你这般婆妈的弟子，有话直说好了，她的身体已经一无用处，我们只想你保留她的头部！”

石丙杰默然。

“你做过比这更糟的手术，病人只剩一副脑——”

“自从那次手术以来，我们一直都受卫道士攻击。”

“咄，悠悠人口，说尽管随人说个够，但求无愧我心。”

· 弄潮儿 ·

他们却不是上帝，手术成功的比率，只有百分之十。

“通知机械义肢部同事明天一早开会。”孔令杰打一个呵欠，预备休息。

石丙杰的睡意尽消，再也不想休息。

他回到病房，问值夜看护：“孩子们情况如何？”

“万幸，全是皮外伤，只有数名需要留医。”

“一共有几个孤儿？”

“二十八名。”

“女伤者是谁，可是院内职员？”

“我们开头也以为她是职员，但是据一位保姆说，她只是名过路人。”

石丙杰一怔。

看护说下去：“当时保姆发觉二楼起火，慌忙间奔出屋外求救，截住那女子驶过的车子，女子连忙代为通知警方，接着便扑进灾场……以下的事你已知道。”

“她的身分查明没有？”

“警方已取去指纹，相信很快便有分晓。”

石丙杰万分感慨，“呵，原来是陌路相逢。”

“是呀，纯粹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真是英雄。”更加难得。

“去替我准备仪器，我想与她脑电波接触。”

“是，石医生。”

石丙杰重新戴上口罩手套，换过干净袍子，到

隔离病房坐下。

看护已把仪器接上。

石丙杰急促在钮键上按动，电脑荧幕上出现他的问话：我们能否与你接触，我们能否与你接触？

荧幕上空白一片，没有答复。

石丙杰有点失望。

这时候，通话器响起来。

看护把它接通，是警务人员，“我们要求与主诊医生通话。”

“我是石丙杰医生。”

“石医生，女伤者身分已经查明，她姓许，名弄潮，是本市理工学院建筑系讲师。”

荧幕上立刻打出许弄潮的简历，看护马上用打印机记录下来。

他们向警员道谢，看护把资料交到医生手中。

石丙杰连忙按动钮键，“许弄潮，许弄潮，请与我们接触。”

仍然没有答复，看护低声感喟：“才二十四岁呢，有一个如此动听的名字：弄潮，弄潮儿，唉。”

石丙杰心一动，不住呼召：“弄潮儿，弄潮儿，请答复我们。”他加强了电波能量。

看护忽然之间低嚷：“有了！”

荧幕上出现微弱、烦躁、不安的电波。

石丙杰擦了擦额角上的汗珠。

仪器将波光翻译为英语，电脑迅速打出：“孩子们，救救孩子们。”

· 弄潮儿 ·

石丙杰连忙“说”：“他们全部获救，他们安全，谢谢你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弄潮儿，弄潮儿，你觉得怎么样，你能继续谈话吗？”

“我很疲倦，我在哪里？”

石丙杰看一看病人，只见她一动不动，躺病床上。

他正在操作一部与人梦境与下意识接触的机器。

“你在医院急救室内，我是你的医生石丙杰，请你用心听着，许弄潮，你身受重伤，我们要征得你的同意，替你动一项大手术，以便保留你的生命。”

“呵，受伤了。”语气十分感慨。

荧幕上电波激动地跳跃，像是回忆到可怕的一幕。

“我自朋友生日会返来，途经孤儿院……我不后悔，每个人都会那样做，我伤在何处？”

石丙杰难以启齿，过片刻，才告诉她：“我要为你截取败坏肢体，接上机械义肢。”

伤者受到极大震荡，电波颤抖不已。

看护不忍看下去，退至一角。

过许久许久，她才问：“我身躯哪一部分？”

石丙杰仰天长叹，他一向认为做医生最痛苦的是这个时刻，但终于忍心地答：“全部。”

一片死寂。

然后病人反问：“医生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”

“我绝对是认真的，请你准备好，我马上把这次手术的概约资料输送给你了解一下。”

石丙杰把医院准备好的手术图解文字磁碟插进仪器，让她接收。

他用手捧住脑袋。

磁碟在十秒钟内已完成任务。

荧光幕上毫无反应。

“弄潮，弄潮儿，你是一个英勇的人，请接受事实，请面对现实。”

答复来了：“我选择死亡。”

石丙杰心都凉了，“不要冲动，切勿灰心，信任我们，这个手术本院已做过多次，生命诚宝贵，否则你不会扑进灾场，拯救孩童——”

已经没有答复，电波完全静止。

石丙杰掩住脸。

看护用手按住医生的肩膀。

石丙杰叹息，他不是好医生，从头开始，他的情绪太过激动，在病人身上动辄用上真情，一个优秀的医生应该像一把雷射手术刀，冷酷、准确、功效超卓，手术刀毋须爱上切割的皮肉。

石丙杰疲倦的说：“如果她再拒绝一次，我们只得关掉维生器。”

“也许会有转机，石医生，你先请回去休息。”

“无论如何，准备好机器手术助理三号与四

· 弄潮儿 ·

号，把情况通知孔教授。”

“是，石医生。”

石丙杰心力交瘁，走到停车场，才发觉天色经已太亮。

他只想回家好好睡一觉。

这时汽车喇叭尖锐地响起来，吓得石丙杰整个人弹跳一下，使本来心情欠佳的他转身怒目相视，他听得一连串银铃似笑声，这并没有使他紧皱的双眉稍微松懈。

坐在鲜红色开篷名贵古董跑车内的是他的女朋友游曼曼，她啧啧连声：“你的双眉是一个解不开的结，永远为他人生死烦恼，石丙杰，你忘记今早我们约定齐去弄潮，怎么，打算爽约？”

石丙杰一听到弄潮两个字，更加苦涩。

过半晌他才能说：“曼曼，我累极了，只想休息。”

游曼曼哼一声，“冷落我才是你的专业。”

“成年人应当体谅对方，我工作性质如此，无可奈何，曼曼，你曾说过，你钦佩我的专业，请你包涵我的不周。”

游曼曼软化，真的，男友要是成日价游荡，不务正业，她也吃不消，“让我送你回家。”

车程中石丙杰一言不发。

曼曼性情骄纵，自幼被父母宠坏，对他，真算情有独钟，已经够温驯体贴，否则也不会进展到谈论婚嫁。

可是不知怎地，每次在最疲倦的时候见到曼曼，石丙杰总有累上加累的感觉。

这一定是他不对，是他身在福中不知福。

一回到公寓，他便夸张地打个呵欠，暗示曼曼即时离去。

曼曼勉强笑一笑，做最后努力：“你不想紧紧拥抱我，深深吻我？”

石丙杰摇头，“那都需要身体能量。”

曼曼只得自己下台，“好，我呆会儿再来。”

“我十点半就得回医院开会。”

曼曼僵着脸，耸耸肩：“好好好，我不勉强你。”她走了。

石丙杰又觉一丝内疚，斟一杯酒，浸到一缸热水里，又不是那么累了，他心一跳，莫非是找借口来逃避曼曼？

走了也有三年了，开头，他喜欢她天真、活泼、娇俏，过些日子，发现她刁蛮、任性、幼稚，但是已经种下感情，总觉得即使是游曼曼，也得长大，又拖了一年，游家家长已经发话，很多时候，都会问及婚期。

曼曼父亲游胤馨在本市百货业颇有点来头，连平时说话也非常权威，叫人喝茶也似发号施令，石丙杰至今尚未习惯。

想到这里，石丙杰闭上眼睛，酒杯咣一声掉地下，他睡着了，这头婚事肯定有催眠作用。

即使如此，开会也没有迟到。

他有个好听的绰号，叫永远准时的石丙杰，一个人连自己的时间都控制不好，还想做什么大事？许多不守时的人，非不能也，乃不为也，不过是想骗取他人时间，欺侮人。

机械义肢部的总工程师支持这项手术。

他再三说：“以往失败的例子与本院技术无关，乃因病人意志消沉，自动放弃生存本能。”

孔令杰教授问门生：“病人还没有答应让我们动手？”

石丙杰摇摇头。

“说服她。”

石丙杰啼笑皆非，师傅越老越蛮，一声令下，谁敢不从，再难的题目也得为他办到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通话器响：“紧急消息要知会石丙杰医生。”

石丙杰按下键钮，“请说。”

“病人许弄潮已答应做手术。”

在场所有人欢呼起来，石丙杰要尽快赶到救护室，匆忙间掀翻了椅子。

他跑到急症室门口，看护迎出来，告诉他，“这个年轻人等了许久，他想见许弄潮。”

“他是谁，亲人？”

“他是病人的未婚夫。”

“现在不是时候，叫他在手术后再来。”

看护有点不忍，但命令是命令，医院里谁都知道孔与石两师徒其实一个脾气。

病人仍然昏迷，病房温度已降至零度，防止腐败加速。

石丙杰仍以同样渠道与病人交谈。

“医生……”

“我明白你的心情，换一个角度想，也许不知多少人会羡慕你得到一具金刚不坏之身。”

“医生真会说笑。”语气苦涩。

石丙杰也频频苦笑，事到如今，哭也无用，只得笑。

电波忽然转弱，呈小小连续波浪状。

看护看医生一眼，“病人在哭泣。”

石丙杰转过头去看许弄潮，只见她眼角沁出泪水。

看护轻轻替她拭干。

“手术在一小时后开始。”石丙杰告诉她。

“医生……”她踌躇不安。

“是，我会一直在身边。”

“尊姓大名？”

“我叫石丙杰。”

“你曾多次做过这种手术？”

石丙杰飞快向她解释：“人类的躯壳其实是生命结构中最脆弱一环，过去不知多少精敏的灵魂因肉体器官败坏被迫拖累或牺牲，直到世纪初才发明换肢法，并进步改良到今日地步，请不必犹疑，我们会尽力使你的生命得以延续。”

她沉默一会儿，“石医生你说得对，况且我尚